



生活志

亲老游

□方兰

年过完了，因为念念不忘所以心有回响。人们过年花样多，或去书店、健身房享受文化过年，运动过年的充实，或游南逛北享受环游世界的眼福和口福，或走亲串友享受喝麻了搓麻将，麻将后又睡觉的躺平舒服，一个个把年过得巴适又响亮，把朋友圈装点得红红火火美轮美奂。不管哪种过年，凡节假日主打亲子过年的居多。今年因为孩子已经参加工作，初几头就回去值班了，她说妈妈以前你带我亲老游，以后我带你们亲老游。亲老游，多好啊，孩子的话一下子让我感到自己拥有了全世界。

过年真好，风里雨里忙碌了一年，时间在此时无比宽容，它不再赶路，之前是你追它，如今它陪你，你想怎么慢就怎么慢，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，时间给每个人都包了一个大红包，一个小到七天长至半月的大红包。里面装着吃喝玩乐睡，装着我的地盘我做主，装着我的光明我想怎么数就怎么数的自在。

对孩子来说，年不再是美食新衣，而是手机敬耍也不会鸡飞狗跳，睡到下午依然是母慈父笑。还可以到处拿红包放鞭炮。如果说小孩子的年靠玩，那么老年人的年就靠伴。阖家团圆的除夕，其实不简单，亲人们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，大了说，每一个以家族为单位的团聚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基础，小了说，吃年夜饭前的筹备和祭祖等，表达的是对生命延续的感恩敬畏，对尊老重老的情感传承。年的热闹和陪伴让老人合不拢嘴，只要儿女们在身边在视野里，只要嗅到他们的呼吸，就好。

看到一则新闻，儿孙们回乡跟自己已是耄耋之年的奶奶过年，眼看假期结束孩子们就要各回各家了，老人万般不舍地抱着这个搂住那个忍不住失声嚎啕，泪水长流，像即将与爸妈分别的孩子一样，看得让人心里直发酸。

春节里，我们带着母亲过了一个“亲老年”。去宝光寺数罗汉，到桂湖花园转转，在家附近的山林公园走走，看看。听过一句话“家人健康平安是第一，其余都是锦上添花。”是啊，家人齐聚，老人无恙，路才走得踏实，心才变得安定，年，才过得是福。看着母亲柔和幸福的脸庞，我觉得那样的时光就是我们挣的真金白银。冯骥才说过，春节里除了相互祝福说吉祥话，尤其要让老人高兴，好吃的菜要先端到老人碗里，要把老人放在“最上面”的位置。

如果说美食可以解忧的话，那么这一天的惬意和充实好比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佳肴。母亲的两只小宠“九月”和“七点半”，在山道上被我们逗着来回奔跑，像个不会说话的孩子，跟着我们跑一阵，停下，回头望望后面的母亲，奔过去蹭蹭，然后又窜到我们脚边，一边汪汪一边看向老人，就这么停停跑跑，来回撒着欢，兴奋得小耳朵像是要飞上天，咧开的嘴巴只差咯咯的笑声了。在山道的转弯处，我们在前，老人在后，九月只能看见一边，见我们还在往前走，小模样急得，在拐弯处直转圈圈。老人的眼睛都乐成了一条缝。

空气清朗，视野开阔，心和脚的美感像苏芮的歌里所唱“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，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，蓝天越来越远越来越温柔，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……”原本只想遛遛弯儿养养眼，然后陪老人回去睡午觉，不曾想阳光让我们浸在它的怀抱里满满当当在山上呆了一天。

看着母亲毫无倦意甚至有所希冀的神情，我们说喝茶吧，中午就在公园吃点小吃？母亲一反往常欣然坐了下来，晒太阳剥瓜子，看人看看小宠卧在脚边打瞌睡。看我们时而凑着脑袋叨咕咕咕，时而开怀大笑，时而跟她絮叨昨天、今天或明天，哪怕自己听不清楚，母亲的眼里也一直漾着笑；哪怕有时插上话，可我们的快乐也像血液一样流经着她的血管。

阳光太好，明媚灿烂，誓要让每一粒土，每一片叶，每一寸皮肤都笼上它的光。不管是在地上的还是在椅子上的，动不动似乎都是对它的轻蔑。蓝天如绸，优雅不语，浅浅的淡淡的蓝，不张扬却霸气逼人。白云慵懒，一动不动地缀在其间，轻轻的呼吸让蓝天更有立体的美感。

每年都有人说年味淡了没什么仪式感了，年是什么？它是一种美好亲和的生活文化和情感节日，作为一个传统，过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。我们的年也许没有那些文化年旅游年运动年高大或低奢，就像《繁花》里的“不响”，却无声胜有声。如果说孩子是我们春天的节日，让我们欢乐，那么父母就是我们除夕，让我们的心在袅袅炊烟中回到安宁与祥和。这些天，阳光是一切氛围感的源头，这个年，老人的笑靥是我们最有仪式感，最浓郁的年味。



春到樱花岭。 节节草 摄

风景线

向春而行

□唐雅冰

“盛花期了，来赏花。”樱花岭主人丹丹通过微信发来邀请，同时发过来的是几张花开正盛的照片，一片红霞映衬着蓝天白云在山腰静静流淌。我心动了，脚痒了。

记不起是从哪一年开始，无意间闯入樱花岭，一下心甘愿做了那片藏在钟鼓楼村的“红云”的俘虏，从此年年都去打卡。去樱花岭，有时一人驱车，只为逃避城市的喧嚣，独自去那儿走走、看看，择一株悄悄花开一隅的树，静静在树下坐一坐，听听花开的声音；有时约上三五好友，嬉戏打闹，边走边吃，边走边玩，洒下一路欢声笑语；有时与志同道合者趁人少时错峰出行，就几捆修剪下来的枝条席地而坐，聊文学，聊世态百相人间万状，直聊得日头偏西月亮东升，才揉揉发麻的腿脚，拍拍屁股踏上归程；也曾与几百师生一起，植树，赏景，在林间疯跑，尽情释放青春的激情，玩得差不多就将带来的零食一字摆开，唱歌跳舞走秀，把那片土地炒了个沸沸扬扬、天翻地覆……

日子很慢，在花开花谢中细数流年；日子很快，眨眼间就物是人非。樱花岭也在时光中悄悄发生着变化。乡间狭窄的黄泥路变成了可以轻松会车的水泥道，有了观光栈道、诗词广场等，吸引了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。

趁春阳正好，脱去厚厚的棉服，长长地伸个懒腰，轻装上阵直奔樱花岭。

路口，一株寒绯樱招招摇摇开得孜孜矻矻，一簇簇红色的花倒垂着，似沉思、似追忆，更似展望。风起，花儿变得活跃起来，满树都是红色的铃铛在晃动，一只只小蜜蜂嗡嗡嗡嗡，欢快地跳跃。我的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变得轻盈起来，开心地与迎面的人、迎面的树、

迎面的花打招呼。

穿过五颜六色的风筝长廊，把几对唧唧我我的小年轻抛在身后。扑入花海，耳畔鸟鸣此起彼伏，仿佛呼唤着我的乳名，蜜蜂在头顶飞舞，牵引着我的脚步前行。放眼四望，眼神所到之处，一条红色的飘带与大山缠缠绵绵。我身上所有的顽劣细胞瞬间全部激活，追着一株株花树将心放逐。身畔人来人往，我却选择性过滤，直奔诗词林。林立的石碑上，一首首诗词带着墨韵扑鼻而来，心慢慢沉静下来，脚步也慢下来。穿过诗词林来到农耕文化体验林，风车、犁头、碓窝、竹耙、背篓、箩筐……散落林间，几个孩子好奇地一一询问玩耍，笑声惊落几片花瓣，地上，阳光与落花星星点点，我倒有点不忍下脚了，生怕弄脏了这份洁净。

走出前山的热闹，来到后山。世界一下安静下来，一大片樱花安静地开静静地谢。林间，一只大白鹅率领一群鸭子大摇大摆地觅食，对我的闯入发出几声“嘎嘎嘎”的抗议，而后继续心无旁骛地低头寻觅。一位老农牵一头老黄牛，悠闲地沿着栈道行走，老黄牛时而低头啃食路旁绿草，时而仰首朝着远山打一个响鼻，似乎在回忆曾经套犁奔跑的辉煌岁月。“它已经十多岁了，再也背不动犁了。”老农眼里满是怜爱，老牛停他也停，老牛行他也行，仿佛陪伴着自己的老朋友逛樱花岭，我倒生出些许羡慕。

太阳渐渐西斜，余晖柔柔地给樱花涂上一层金光，每个花瓣便都有了太阳色在晃动，长长的木栈道也变得生动起来。走累了，斜倚木栏随便在一阶梯上坐下，眼前片片樱花飘飘悠悠落入大地怀抱，耳畔鸟鸣中夹杂着鸡犬声，一切中的一切都变得灵动起来，似有

无数春的精灵在飞舞，一时间，我竟有些许恍惚。

“买鸭蛋不？我家鸭子刚生的，新鲜得很。”一个声音将我飘飞的思绪拉回，抬头对上那张写满岁月风霜的脸，眼中满是期盼。

“多少个，拿来吧。”一会儿，那穿着红棉袄的大娘使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提来30个鸭蛋。

“你不要扫微信哈，我不会弄那个。”看来这不是大娘第一次卖蛋了，曾经遇见过扫微信的主。大娘挨着我坐了下来，告诉我她家养了几十只鸭子，樱花树下的鹅与鸭都是她的，吃不完的蛋就卖给前来看花的人。

我悠悠地翻着背包，其实是想就这样坐着和她多聊一会儿。说起她的鹅与鸭，她似乎在说自己的儿女，满脸都是满足的幸福。摸出钱给她的同时，我顺手递给她一个橘子。看看手中的钱和橘子，她说：“我应该找你四元钱，可我身上没有，我给你扯两根莴笋可以不可以？”我笑笑：“可以。”她起身朝家的方向走去。边走边说：“你是个好心人，我给你扯三根，不，四根。”一会儿，她又出现在我眼前，非常高兴地将一个塑料袋递给我：“我给你扯了六根，自家土里的，没有打任何药，你放心吃。今后要买蛋了又来找我。”说完，她转身走入夕阳里的樱花林，只留给我一个红色的背影。

该返程了，刚刚走到樱花岭路口，就再次遇见雪枫与丹丹母女俩，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她们热情地递过早就准备好的奶茶和爆米花，盛情难却，我只好接下来。吃一颗爆米花。喝一口奶茶，我和满山的樱花就一起醉在黄昏里了。

热情的樱花岭，我还会回来的。

全民K歌

□杨轻抒

台子是春节期间临时搭的，为的是搞一个叫全民K歌的春节娱乐活动。台子在凹街后院。平时除了一家茶馆也没什么人。但彼时阳光大好，向来桌椅松散的露天茶馆早已座无虚席。

熟人唱歌，我是第一回得闻，挺出乎意料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熟人平时很是温良恭俭，断乎不会当众放歌，且我对音乐的粗浅认知，在音调、音准、气息把控多个方面还可以给她提出若干条仅供参考的意见。但是，当听到熟人像明星一般以真诚而高亢的音调祝台下的帅哥新春快乐，祝所有的美女不白活一回的时候，我一下就起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的念头。

这个年龄的人，可能很多事情都想明白了，即使没有想明白，也一定活简单了，比如这位熟人，一定觉得不白活一回才是应该的，而且从现在开始，要开始野马脱缰了。

过了一会，一对母女过来。女孩壮实，胳膊粗过我的腿，头发也染成了银色。她妈怂恿她去K歌，女孩竟然万般羞涩，百样推脱。

朋友唱爽了，昂首挺胸走了，接下来也是一个女声，听声音，年纪也不算小了，唱《当你老了》。

当初读到《当你老了》才十来岁，少年哪得识真味？读了半天，心如止水；后来听到赵照谱曲演唱《当你老了》已是三十年后，那一刻忽然想起弘一法师的那四个字：悲欣交集。此时又听到人唱《当你老了》，唱得好有感慨的样子，我却扑哧一声很不厚道地笑出

声来——

唱得高低起伏，像一个人头昏脑胀走路来高一脚低一脚。果然是老了的样子。

接着的人唱的是《篱笆女人和狗》。

感觉篱笆不牢，狗没关注。

另一个唱《青藏高原》，调子没上去，还七拐八弯，气喘吁吁感觉上的是绵竹九龙。

一个唱《女驸马》，挺好，基本没有跑调。

“琼”字唱的还是安徽方言而非普通话的读音。

一个年岁颇高的大姐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很努力地一往情深，但唱出来的感觉是她妈妈脾气很不好。

唯一一个男声唱的是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，但他应该不识谱，就像不认路，出门就错了方向，在他嘴里，滚滚的不是长江，是涨洪水时的绵远河。

……

就着夕阳和一杯茶听了半个下午，边听边在心里搞怪式地给人下评语，居然有一种没来由的欢乐和疑惑——这是我熟悉的德阳？我从来觉得这座城市有这种自信、洒脱和幽默感，那个下午，我感觉自己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。

那一刻，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外来人，或者说，那一刻，觉得自己像一个背着帆布背包漫无目的地晃荡的陌生人。

于是，《昨天》里的一句话一下就打动了：人是空间的游民，时间的过客，某种意义上讲，人类都是。”

人世间

舅舅收藏的“大哥大”

□江一华

“这个是以前的手摇式电话，这个是‘大哥大’……”元旦节期间，我到舅舅家串门，无意间看到他书房里整齐地摆放着电话、钟表、水瓶等各种“老古董”。其中各式各样的电话机引起了我的注意：从以前的手摇式电话到现代的智能手机，一共摆满了一个柜子的三个格子。

“这个是个啥子电话，咋从来没见过？”我指着最底层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箱子问舅舅，“这种是最老式的手摇电话，你注意看有些战争影片，解放前就开始使用这种电话了。”他告诉我。舅舅说，上世纪70年代，他进厂时还是这种电话，而且电话一般都放在门卫室。如果有人打电话进来，要先打进厂里的总机，然后总机再转到门卫室，门卫再通知工人过去接听。

到了90年代初期，移动电话开始出现，叫“大哥大”，颇像一块小砖头。当时，“大哥大”也开始进入我们老家城市。直到现在，舅舅还收藏着一张以前德阳邮电局印制的广告单，“大哥大”的价格竟然高达27000元。当时本地的房价大概是300元/平方米，一部电话相当于一套房子钱了。当然，舅舅也只能望机兴叹了。

“那个时候，买这种电话的都是大老板，而且需要提前订购才行。当时话费挺贵基本要一分钟一元钱，接打电话两边都要收。后来，又出现了BP机。一般人买不起‘大哥大’，但腰间别个BP机也很神气。有的人为了炫耀，还把BP机别在衬衫的口袋上。”舅舅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以前只有领导才有资格安装座机。”回想过往，舅舅一脸羡慕。不过，到了1998年，舅舅家终于安装了一部座机，“虽然那个时候，座机电话已经开始普及，但是想要安装也不容易，舅舅说他也是找了熟人帮忙才排的号。当时一部座机安装费大约3000多元，舅舅每月的工资才900多元。他既心疼又高兴，没事的时候，就到处给朋友打电话。当时舅舅家的座机不再是之前的手摇式电话了，变成了按键电话。

“大哥大”也在悄然发生变化，主要是电话的重量和体型变小了很多，更加方便携带。到了21世纪初，“小灵通”“大灵通”“掌中宝”等各类手机逐渐普及，“大哥大”渐渐消失，人们开始追求机形美观时尚，手机越来越小，有的比手掌还小。

“后来出现了有卡电话，应该就是2G电话。”舅舅说起手机来如数家珍。这时候的电话不仅可以通话，还可以发短信了。没过几年，手机不仅可以发短信，还可以拍照、发彩信，功能也越来越多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末，舅舅当了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，单位为他配了一部手机，一直用到2004年才将它送给了上大学的表姐，他又重新买了一部手机。这时候，手机造型出现了翻盖、直板、滑盖等。

“当时有人说，以后手机还可以视频通话，没想到很快就实现了。”舅舅发出感叹。“2010年左右，全屏手机逐渐流行起来，而且可以上网了，现在的智能手机既可以购物、看视频，还能办公、缴费等，真的是越来越方便。”

我简单了一下手机的发展历程，主要经历了1G、2G、3G、4G等阶段，如今5G手机已是主流了。手机科技含量越来越高，价格却不像以前那么昂贵了。舅舅说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不知道今后的手机还会是什么样子。

“我现在一般都是在网上购物，还喜欢玩网络游戏……”喜欢收集老物件的舅舅虽然已经70多岁了，但他的思想却从不落伍。对于收集了这么多的电话，他说正好说明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天比一天好过了。